



金狮王
动物小说

马戏团



沈石溪 = 著

MAXITUAN DE
DONGWU MINGXING

的动物明星



新蕾出版社

181950

马戏团

MAXITUAN DE 的
DONGWU MINGXING 动物

沈石溪 = 著
新疆出版社



明星



金狮王动物小说



北京联大

00101589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戏团的动物明星/沈石溪著. 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01.9
(金狮王动物小说)
ISBN 7-5307-2673-0

I. 马… I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2311 号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om

地 址: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(300020)

出 版 人:纪秀荣

电 话:总编办 (022)27301675

发行部 (022)27221133 27221150

传 真: (022)27301675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200 千字

插 页:2

印 张:10.5

版 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~5 000

定 价:14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沈石溪 原名沈一鸣,1952年生于上海。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落户。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80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,已出版500多万字的作品。所著动物小说《第七条猎狗》、《一只猎雕的遭遇》、《红奶羊》等,连续三届获“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”;《退役军犬黄狐》获“1987年上海园丁奖”;《圣火》获“1990年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友谊奖”;《狼王梦》获“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”和“台湾第四届杨唤儿童文学奖”;《象母怨》获“首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”;《疯羊血顶儿》被评为《巨人》杂志“1995年度最受欢迎的作品”;《混血豺王》获“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提名奖”。其作品还三次被台湾儿童文学会、《国语日报》、《民生报》、《儿童日报》和《幼狮少年》评为“‘好书大家读’年度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”。现为中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、专业作家。

金狮王
动物小说



目 录

1	大象莎鲁娃
57	狼种
105	大羊驼和美洲豹
157	罪马
214	板子猴
239	黑熊舞蹈家
293	美女与雄狮

JinShiWang

DONGWUXIAOSH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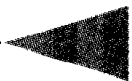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象莎鲁娃

马戏团训练动物演员,是件很吃力的事情。无论哪种动物,似乎都缺乏为艺术献身的精神。勤学苦练,积极上进,发奋努力,自觉工作,这样的动物演员是找不到的。只有针对不同动物的弱点,采取不同的手段,不断施加压力,才能迫使它们完成高难度杂技动作。

对付动物演员,通常使用三种手段:一曰“食物引诱法”;二曰“体罚威逼法”;三曰“爱的教育法”。所谓“食物引诱法”,就是等动物演员饥肠辘辘时,用美食做诱饵,促使它们按驯兽员的意图去表演,当它们完成指定动作后,就将美食喂给它们,动作完成得越漂亮,得到的食物也就越多。久而久之,必然形成条件反射,它们晓得只要在排演厅或舞台上努力表现,就会有好东西吃,于是就会很卖力地去完成那些杂技动作。所谓“体罚威逼法”,就是在动物演员不听指挥胡闹耍赖时,亮出鞭子、棍棒、镣铐、禁闭室等刑具,杀一儆百式地进行必要的惩罚,或鞭答或棍抽或锁上镣铐或关进禁闭室。任何生命都有避免肉体痛苦的本能,它们遭受过一两次体罚后,会在大脑皮层留下惨痛的记忆,以后一见到驯兽员亮出相同的刑具,就会立刻勾起痛苦回忆,为





避免再次受皮肉之苦,只有规范自己的行为,乖乖服从驯兽员的调遣。所谓“爱的教育法”,就是驯兽员通过喂食、梳理皮毛、玩耍逗乐等方式,充分体现关心爱护,取得动物演员的高度信赖,以心换心,与它们建立深厚感情,为了报答这种爱,为了维持这种爱,为了不让长期照顾自己的驯兽员面子难看,不少动物演员会克服畏难情绪,接受严格的马戏训练。

不同种类动物秉性差异很大,同类动物中不同的个体脾气也各不相同,因此,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,灵活使用三种手段,才能达到预期目的。例如训练狗熊演员,狗熊是动物界有名的馋鬼,贪婪好吃,胃口很大,通常使用“食物引诱法”即可使其就范;而训练犬科动物就不一样了,狗是情商指数颇高的动物,狗的行为常常受感情左右,光用“食物引诱法”效果不佳,还必须同时使用“爱的教育法”,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狗排练节目的自觉性;但假如训练的是猴子演员,猴子天性顽劣,“爱的教育法”作用不大,必须施行“体罚威逼法”,让调皮捣蛋的猴子有所畏惧,它们才肯为马戏事业效力。

总的说来,无论猛兽演员还是食草动物,无论性格懦弱者还是秉性刚烈者,只要能巧妙运用三种手段,或单项使用,或主次搭配,或合理组合,都能产生积极效果,最终使它们成为马戏舞台合格的动物演员。

谁也没有想到,这三种在其他动物演员身上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,在新来的大象演员莎鲁娃身上,却丝毫不起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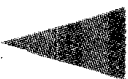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阳光大马戏团原先的大象演员恒河郎，四年前因年老体衰被淘汰了。舞台上没有大象演员，是很煞风景的事。大象体格魁梧，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动物，在舞台上亮相，场面立刻就会显得壮观。大象在童话中，历来属于善良与正义的化身，观众对大象演员总是抱有好感。大象戏路子很宽，灵巧的长鼻子能吹奏口琴，鼻尖能卷起鼓槌敲锣打鼓，且有音乐细胞，巍峨笨重的躯体能扭出地道的迪斯科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大象性情稳重宽厚，既不会欺小凌弱，也不会向猛兽屈服，可与各种动物配戏。可以说，大象演员是马戏舞台上不可缺少的动物演员，没有大象演员，总觉得是重大缺憾。

两年前，阳光大马戏团负责业务工作的高导演到西双版纳去采风，在中缅边境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寨子发现了一头大象，这头大象叫莎鲁娃。它当时十岁，属于“花季少女”。据饲养它的傣族老乡说，这头象是在森林里捡到的，捡到时它才两岁，当时它一条前腿被毒刺扎伤，走路一瘸一拐。身边没有成年象陪伴，两岁龄的幼象，是无法独立生存的。要是弃之不顾，不是饿死就是被虎豹豺狼吃掉。那位傣族老乡把它带回寨子，拔掉它腿上的毒刺，养了起来。有两件事引起了高导演注意，第一件事是，那天恰逢过泼水节，寨子里男女老少聚集在打谷场一边泼水一边跳一种名叫“依腊贺”的民族舞蹈，伴奏的乐器是象脚鼓和芒锣，有意思的是，莎鲁娃也挤进欢乐的人群，跳起了“依腊贺”。高导演仔细观察它的舞步，节拍踩得相当准，身体随着音乐节奏左右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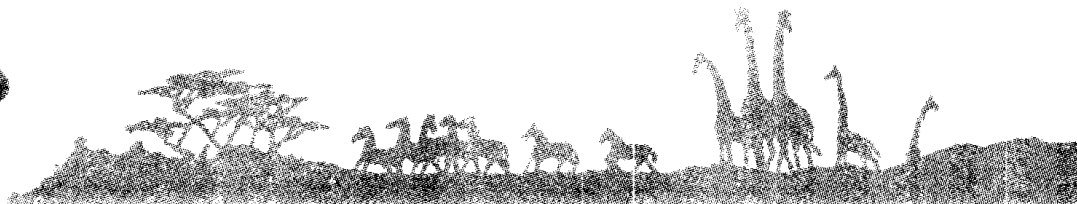


摆,还真跳得有滋有味呢;第二件事是,寨子里有所小学,学校有块篮球场,孩子们玩儿篮球时,莎鲁娃就会站到边线外,充当义务捡球员,一旦篮球飞出边线,它就会奔跑过去捡球,然后用长鼻子钩住篮球,抛还给篮球场上的孩子们,它抛球的动作娴熟而有趣,鼻子像弓一样弯曲上翘,柔韧的鼻管强有力地弹射,篮球便飞出去,准确地落在孩子们中间。

据那位傣族老乡说,从来没有人教过莎鲁娃跳“依腊贺”或抛掷篮球,都是它在旁边看热闹,看多了自己就学会了。

这是重要依据,说明莎鲁娃确有艺术潜质,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已。

除了艺术潜质,莎鲁娃其他方面也符合大象演员的条件。莎鲁娃芳龄十岁,对大象来说,正是学艺的黄金年龄段;它两岁起就脱离野生环境生活在寨子里,野性早就泯灭,并已习惯与人类密切接触,具备与人类的亲和能力,这是成为动物演员的先决条件;它虽然只有十岁,但发育极佳,体高近三米,这在亚洲雌象中是很罕见的,四肢匀称挺拔,脊梁平直,臀肥腰瘦,前胸饱满而紧凑,在大象中称得上是模特身材或“魔鬼”身材了,天生就有演员素质;它前额两侧的智慧瘤很发达,像鹅蛋一样突出来,对亚洲象而言,智慧瘤是衡量这头大象是否聪明的标志,智慧瘤越发达,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就越强;它走路的姿势既稳重又轻盈,就像模特走时装步一样,健美而有弹性,大如蒲扇的耳朵一步三摇,两只象眼虽然不大却清亮有神,长长的鼻子像活泼的小蟒





蛇，翻扭弹跳间，富有青春韵律。可以断言，它一旦走上马戏舞台，肯定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，赢得掌声和鲜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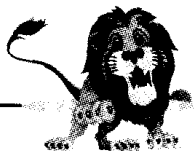
阳光大马戏团早就计划要招募一头大象演员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对象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高导演当即决定买下莎鲁娃。几经讨价还价，最后以人民币两万元成交，又花了五千元运输费，租了辆载重汽车，连夜拉往省城。

虽然价格高了点儿，但高导演相信，莎鲁娃是块上等璞玉，稍加雕琢，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；莎鲁娃是可塑之才，只要稍加训练，就会是出色的马戏演员。

价格高低是相对的，任何一件商品，物有所值的话就不算贵。如果莎鲁娃真能成为马戏舞台璀璨的明星，这笔钱花得还是挺值得的。

高导演把训练莎鲁娃的任务交给了小丑演员黎松奇。在阳光大马戏团，纯粹的驯兽员或纯粹的演员是极少的，一般都要身兼两职，既是某种动物的驯兽员，又是与这种动物搭档表演的演员，这是马戏艺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，有利于人与动物在频繁的交流中增进感情，也能在舞台表演时显得更自然更和谐。黎松奇就是这么一位“两栖”男演员。他身材矮小，面部表情滑稽可笑，具备丑角特质，在马戏舞台当了二十多年小丑演员，同时他又是大象的专业驯兽员，已从他手中培养出三头大象演员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高导演说：“老黎呀，我这是在拿马戏团的钱赌一把，能不能赌赢，就看你的喽。给你一年时间，教会它八个杂技节目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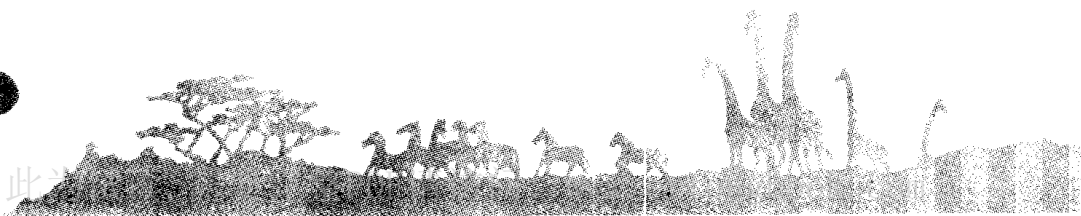
让它登上马戏舞台，行不行？”黎松奇前后左右端详着莎鲁娃，兴奋地说：“多好的身材，天生就是当马戏演员的料儿。用不了一年，我一个月教会它一个杂技节目，保证它八个月后就能上台表演。”高导演笑着说：“老黎，你可不要给我吃空心汤圆，别让我白高兴一场哪。”黎松奇拍着胸脯说：“我敢立下军令状，八个月不能让它登台演出，停我的奖金，扣我的工资。”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高导演爽快地说，“你若真能八个月就让它登台演出，算你提前四个月完成任务，每提前一个月给你发五百元特别贡献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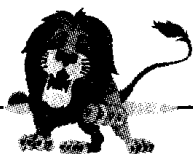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八个月过去了，莎鲁娃没学会一个完整的杂技节目。一年的期限到了，莎鲁娃除了抛掷篮球和扭几步并不地道的迪斯科外，其他节目都还在训练计划表上。时光如梭，转眼两年过去了，对莎鲁娃的训练进度仍比蜗牛爬还慢，离登台表演还有漫长的距离呢。

大象是马戏团饲养成本最高的动物演员，莎鲁娃重达五吨，身体庞大胃口当然也大，一天要消耗上百公斤食物。光吃饭，不演出，光索取，不奉献，等于吃白食，等于养着寄生虫。时间一长，免不了会招来闲言碎语：

“假如所有的动物演员都像莎鲁娃一样，只吃饭不干活儿，阳光大马戏团总有一天会被吃垮的啊。”管理员老费摇头叹息。

“还说是找到了最好的大象演员，我看哪，花了两万五千块钱，却找到了一个大饭桶。”女演员乔三珍嘲笑道。





“外表看上去不错，其实是绣花枕头一包草，骨子里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。一头笨象、弱智象！”鞭王翟宝顺没好气地说。

高导演感觉到无形的压力，莎鲁娃是他发现并决定买回来的，造成了经济损失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更让他难堪的是，冤宝冤来个大笨蛋，对他的威信是个严重打击，他为此窝着一肚子火，没处发泄，只有把黎松奇找来臭骂：“你是不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呀？你别忘了你立下的军令状，八个月不能让莎鲁娃登台演出，就停你的奖金、扣你的工资，现在多长时间了？我是等了又等忍了又忍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。我正式通知你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对你实行经济制裁，奖金全部停发，每个月还扣你百分之二十工资，这些钱补贴莎鲁娃当伙食费。”

“不不，高导演，你行行好，千万不能这么做哇。”黎松奇哭丧着脸说，“我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老父亲住在医院里，女儿还在读中学，本来就穷得快揭不开锅了，你真要扣我的工资和奖金的话，我们全家不是去喝西北风，就得去喝敌敌畏。”

“别夸张了，我昨天还见你在鸿运楼喝酒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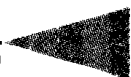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我愁肠百结，想以酒浇愁，逃避现实。”

“我也想一醉方休，省得看到你和莎鲁娃就生气。”

“高导演，我还欠着医院好几千块钱医药费呢，哦，你要不信，我拿账单给你看。”

“面临经济危机，就应该懂得生活甘苦，就更应该努力工作保住自己的饭碗。”





“我脸丑心不丑，我没有偷过懒，我对得起这份工资。”

“你真那么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工作的话，整整两年了，七百多个日日夜夜，就算莎鲁娃长着榆木脑袋，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象，天天教育训练，也该开点儿窍了吧，可你……”

“天地良心，我每天在象房起码待十个小时，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没有休息，老婆都对我有意见了，吵了好几架，要把我轰出门，让我干脆娶莎鲁娃做媳妇，搬到象房来住。”

“这么说，真是我看走了眼，莎鲁娃确实是朽木不可雕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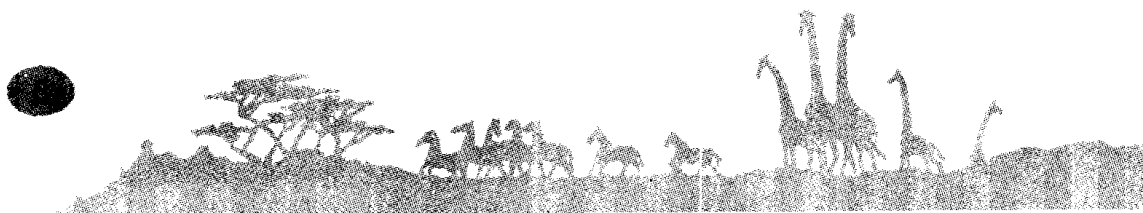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不，它天资很聪明，我说什么它都懂，身体素质也挺棒，一条腿直立可以坚持三十秒，确确实实是演马戏的料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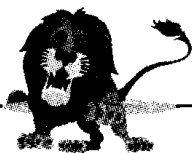
“活见鬼了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它被训练了两年却还不能登台演出？”

“问题是它的脾气古怪，不愿听人使唤，也不肯好好学习。”

“你见过自觉学习的动物演员吗？别说动物了，我儿子上高三，马上面临高考了，一放学就溜进电脑房去玩儿游戏。哪个动物天生就是马戏演员，哪个动物演员不是逼出来的？要运用有效手段迫使它就范，不然要你这个驯兽员干什么？黎松奇呀黎松奇，你也算是老资格驯兽员了，吃了二十多年马戏团这碗饭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也要我来教你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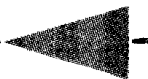
“高导演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大象不比其他动物，其他动物不肯好好训练，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食物引诱法，假如还不肯听话，棍棒伺候，使用体罚威逼法，物质引诱和皮肉之苦相结合，总有





办法使其屈服。可对待大象却不能这样了，大象自尊心很强，尤其是莎鲁娃，骄傲得就像女王。有一次我训练它踢足球，让它把球踢进门里去，它踢了两脚把球踢歪了，就没兴趣再练，刚巧到了该喂食的时候，我就试着用一次食物引诱法，将一大串香蕉先放在它鼻子下让它闻闻，看它口水快滴下来了，就把那串香蕉移到球门里，然后把足球扔到象蹄下，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它只要把球踢进球门里，那串香蕉就属于它了。可它脸拉得老长，生气地直摇鼻子，就是不肯抬脚踢球。我也火了，你今天不把足球踢进球门里就别想吃到这串香蕉！我与它就相隔十来米，人眼瞪象眼，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。就这样一直耗到傍晚，我还没有吃午饭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再这么耗下去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只好苦笑着将那串香蕉塞到它鼻卷里，准备以妥协收场。没想到，它抡起鼻子将香蕉狠狠甩在地上，又举起象蹄把那串香蕉踩得稀巴烂。第二天，它也拒绝进食。到了第三天中午，它仍然不吃东西。嘿，我使用食物引诱法，它就跟我开展绝食斗争。你也知道，大象身体大消耗也大，食草动物耐不得饿，三天不进食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它若真的饿死了，我可怎么向马戏团交待呀？只好哄它求它，炒了香喷喷的米粉，又拌上桂花蜂蜜，捧到它嘴边，好话软话说了几大筐，差点儿就没给它磕头谢罪，它这才开始吃东西。这德性，我惹得起吗？我还敢在它身上使用体罚威逼法吗？别说莎鲁娃这样自尊心很强的大象，即使脾气温驯的大象，也不敢轻易使用鞭子木棍啊。S市马戏团就出过这么一件事，训练一头名





叫彩云的大象，驯兽员用一根竹棍当教鞭，它出现失误或想偷懒时，就用竹棍敲打它的脑壳。有一次，也许是竹棍敲重了些，也许是彩云这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当驯兽员用竹棍啪啪在它脑壳上敲击两下时，它突然用鼻子卷起身旁的长板凳，重重砸在驯兽员脑壳上，可怜的驯兽员当场以身殉职。

“别说了，我知道训练大象演员很难，食物引诱法不大起作用，体罚威逼法又容易招来报复，这些你就不用再说了，我也不愿意听。你告诉我，全世界马戏舞台上有这么大象演员，都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你过去也曾为我们阳光大马戏团训练过三头大象演员，又是怎么成功的？就没有一点儿经验可总结吗？”高导演打断黎松奇的话说。

“训练大象演员，主要是靠感情。哦，就是我们说的爱的教育法。大象是种感情型动物，吃软不吃硬，驯兽员天天照顾它，喂它食物，建立起深厚的感情，它就乐意听从驯兽员的话，叫它怎么做它就会怎么做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闹了半天，毛病全在你这儿。肯定是你不负责任，态度冷冰冰，它肚子饿的时候不及时给它喂食，它渴的时候不及时给它喝水，它皮肤痒的时候不及时给它梳洗，它心里烦的时候也不及时逗它玩耍，或许更糟糕，克扣它的伙食费，大象聪明得很哪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它的事它都会知道的，它与你感情疏远冷漠，当然就不肯听你的话好好去训练喽。”

“说我待它不好，实在是本世纪最大的冤案。”黎松奇眨巴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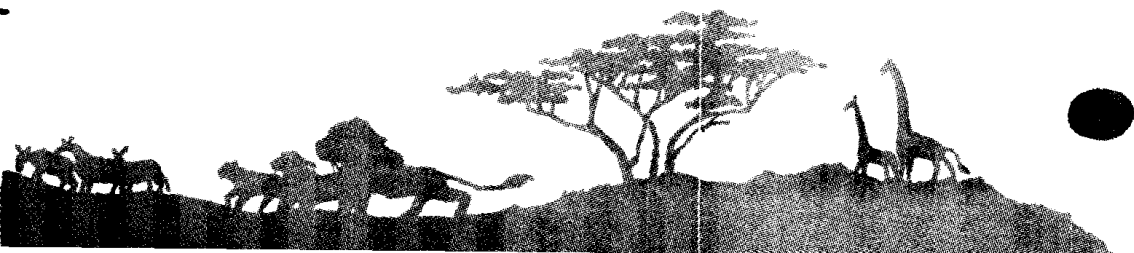
巴眼睛，眼圈红红的，似乎难过得就要掉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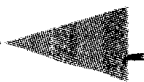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哭，这一套对我没用。”高导演用不屑的口吻说，“你知道的，我是从来不相信别人的眼泪的。你在我面前哭的话，纯粹是浪费感情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把眼泪往心里流。”黎松奇抖抖眼皮，熟练地将快要掉出眼眶的泪水吸了回去，“不过我还是要为自己鸣冤叫屈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我对它可是仁至义尽。大象喜欢蹭痒，每天早晨我都要用大号钢丝梳子替它浑身上下刷洗一遍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。大年初一，我先到象房来给它梳理皮毛，然后才陪老婆回娘家给老丈人和丈母娘拜年。夏天它喜欢洗泥浴，为了逗它高兴，也为了和它建立亲密的感情，我让它用鼻子钩住泥沙淋到我头上，呛得我不能呼吸，活像只超级泥猴。有一次它病了，兽医说是急性肺炎，打完吊针，它胃口不好，什么都不想吃，当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，我回家给它煮了一大锅红糖糯米稀饭，又送到象房来喂它喝。不是我表功，我老父亲七十多岁了，我还从来没这么孝顺过他老人家呢。唉，那回煮红糖糯米稀饭，搅得全家不安宁，我老婆夜里没睡好，第二天早晨骑自行车去上班，昏头昏脑撞在了电线杆上，被撞掉了一颗门牙……”

“行了，别再诉苦了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可我不明白，你待它这么好，怎么就建立不起深厚感情，让它听你的话呢？”

“我也纳闷啊，套句文绉绉的话，百思不得其解。”黎松奇尖嘴猴腮的脸皱得像条晒瘪的苦瓜，“我贴心贴肺待它好，它照单





全收，平时对我也还算不错啦，每天早晨看见我跨进象房，就会冲我轻吼一声，向我请安问好。可到了排演厅，就不愿听我吆喝了，要它往东它偏往西，常常和我拧着劲儿，弄得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”

“造成这种局面，总该有个原因的嘛。”

“也许，它嫌我长得丑，不喜欢我。哦，我从小不讨女人喜欢，三十出头才讨得农村姑娘做媳妇。它是雌象，它可能不喜欢丑八怪男驯兽员。”

“胡扯，没听说过雌象还要找美男子驯兽员的。”高导演说。

“有了，高导演，我有好主意了！”黎松奇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快说说，确有灵丹妙药，给你发金点子奖。”

“给它找个美男子，哦，我是说给它找头英俊的雄象。一对互相爱慕的情侣一起参加排练，效果远比单个动物排练好得多啊。异性相吸，这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马戏团有一只雄金刚鹦鹉竺帽，刚从动物园弄来时，也跟驯兽员闹别扭，像哑巴似的不肯开口说话，后来找了只雌鹦鹉玉嘴，陪着竺帽一起训练，嘿，短短两个月时间，竺帽就学会了九句人话，整天‘你好、我爱你、我想你、你是我的心肝宝贝’说个不停，想让它闭嘴安静一会儿都不行，哑巴变成了口齿伶俐的唠叨鬼。”

高导演患牙疼似的直嘬嘴，沉吟了半晌才说：“团里经费紧张，哪有钱再买雄象哟。你晓得买一头会演杂技节目的雄象要多少钱？没有十万块钱想都别想。再说，我们团也用不着两头大象

